

现在看来,要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农民十分不易,这需要一份对土地的深切情怀,需要年复一年与泥土的长相厮守,需要对各种作物生长特性及农时规律有透彻了解。对于浸泡稻种这样一件关乎一季收成的大事,那时候在我们家,每年都是父亲亲力亲为。

逝去的终归是失去了。不管多少欢乐的时光成为追忆,盈满心头的总是那股浓得化不开的亲情感始终如影相随,让人在风雨中一同感知着幸福与温馨。

种秧

◎黄孝纪

清明前后的这几日,往年的故乡,正是播种早稻的繁忙时节。

在生产队的时候,限于当时的农业科技水平,村庄里所使用的稻种大多还是常规品种,湘矮三号、湘矮七号、珍珠矮、珍珠糯、湘南四号、湘南七号……这些水稻,植株矮小,产量较高,抗倒伏,淘汰了早期产量低又易倒伏的高秆稻。常规稻有一个好处,就是农民能够根据当年的生长情况,择其优良者留种,供来年育秧。分田到户后,杂交水稻在故乡得到普通推广,常规稻种逐渐淘汰。相比来说,杂交水稻成活率高、产量更高、抗虫害干旱的能力强,稻种的需求量(每亩3斤)是常规稻(每亩30斤)的十分之一,饭的口感也好很多,优势非常明显。只是杂交水稻不能留种,乡人每年都得去农科站购买稻种。

现在看来,要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农民十分不易,这需要一份对土地的深切情怀,需要年复一年与泥土的长相厮守,需要对各种作物生长特性及农时规律有透彻了解。对于浸泡稻种这样一件关乎一季收成的大事,那时候在我们家,每年都是父亲亲力亲为。

第一天,他将木脚盆清洗干净,倒入井水,倒进稻种,双手搅拌一番,用捞箕捞去浮着的瘪谷。稻种浸泡一昼夜,父亲将其捞出,而后在木盆里换上热水,以手测试,用冷水调出适宜的水温。稻种重新倒入温热的水中浸泡片刻,父亲迅速捞出,装入干净的蛇皮袋子,置于周边都垫了干净稻草的谷箩里,遮盖严实。这道工序,称为稻种的高温破胸,能催其萌芽,对于水温和浸泡时间的掌握至为关键,否则就容易将稻种烫坏。

那几日,村前的秧塘十分忙碌。在生产队时期,秧塘都是一丘一丘的。分

深情的暖

清晨的阳光明媚地照着院子,我坐在西屋门口,向着太阳爬升的方向望去,喜鹊叽叽喳喳的叫声,隐入梧桐迎风而婆娑起舞的叶子中。消弥在蓝色瓦片上空的炊烟,让我感到沉湎在岁月里的喜悦,许是日久烟熏火燎的原因吧,层层铺叠的房顶上萦绕着一丝被日子筛过的烟火味。

忽然听到虚掩的大门被推开的声响,我倒耳聆听,识别出负重的脚步声有些熟悉,赶忙起身迎了上去。等我迎面撞上七姨深开在脸上的笑容,我羞涩地笑着低下头,没有说话。我转身跑回屋内,边喊着七姨过来的消息,边摇着母亲的胳膊,拉着她出了门。母亲与七姨打着招呼,顺手接过了她挎在胳膊上的篮子。我的眼睛一刻不落地紧盯着篮子,泛溢的口水早已溢出嘴角。

这是年少时常有的情景,那时,到了端午节这天早晨,我总会待在家里,空腹等待着远道而来的粽子入口尝鲜。等我从七姨手里拿过余温尚存的粽子,迫不及待地去掉捆扎粽子用的桑树皮,剥开黄绿色的粽叶,一个大致呈长方形的粽子顿时袒露在了我的眼前。那一粒粒淡黄色黍米紧密结实地挤在一起,边角处的大红枣也果肉丰盈,再混合上粽叶独有的清香,我总是三下五除二就把一个粽子吞下了肚。

没一会儿,我吃得肚子滚圆,打起饱嗝,才意犹未尽的将掂在手里的粽子放回篮子。这个时候,母亲会瞪我两眼,和七姨拿我打趣后,顺势拉起家常。我坐在她们不远处,有一搭没一搭的听着,也大致知道了包粽子的始末。

“今年拿来这么多,一家几个,尝尝味就行了。”母亲拢着掉到额前的头发,接过七姨递过来的粽子,笑盈盈地说道。七姨点了点头,随口应道:“上年春头子上,就盘算好了,多种点黍子,今年好包粽子。赶上了好年景,黍子收成好,打了一大瓮,就是多包的,一家多分点。”七姨的话拉开了姊妹俩的话匣子,她和母亲边包着水饺,边说着村子里的人和事,不觉闻到了晌午。

日至中天,太阳热辣辣的,静谧的院子漾满着初夏的活力,饲养着的小鸡躲在墙角根处,刨食着我丢弃的粽叶。偶尔传出一两声清脆的鸣叫,是它们啄食到了粽叶上遗漏的黍米粒的兴奋。

灶房里刚点燃的枯草蹿出了浓烟,呛得我咳嗽不止。七姨闻声走进灶房,

田到户后,各生产队的秧塘都划分成带状小块,分给各户,户与户之间,筑了泥埂隔开。亦因此,分田到户后的秧塘,更多的是各家自行用锄头挖田了,俗称锄秧塘,而后整理出几列匀称平滑的育秧厢。

若是天气晴好,稻种洁白的根芽也长出来了,此时播种是最好的,叫秧谷下塘。每一处秧塘,人来人往。乡人将谷箩里的稻种挑到田埂上,再用竹篮拨开,提于左手肘弯,沿着秧厢间的通道,缓缓行走,一面侧身俯首,右手不时抓一把稻种,伸展手臂,纷纷扬扬播撒,宛若灵巧的手舞。稻种如雪坠落,黄粒白芽,黏附在柔软的泥面上,密密麻麻。当稻种撒完,村人还会再次拿了“T”字形的长柄木架,粘了泥水,弓身曲背,用小力在秧厢上轻轻拖过,将稻种略略压进泥面。

清明时节多雨。为防雨水淋坏刚播的稻种,我们家一般是剥了草籽,撒在上面。偶尔遇上天气糟糕的年份,气温低,雨水特多,播下的稻种也会烂掉,只得重新找来稻种播上。也有的年份,播下稻种后,在秧厢边缘插上竹片,弯曲成拱,覆盖薄膜,则既防雨又保温防冻。

老鼠啃咬稻种,是一件让人头痛的事情。秧谷下塘的最初几天,秧塘里还未蓄水,每到夜晚,田鼠们就成群结队出来了,跑进秧塘,翻啃稻种,待天明来查看时,只见厢泥上满是老鼠的足印,像万马驰过。这样的景象,在晚稻种秧时就更为厉害,因为那个时候气温高,已经用不上薄膜覆盖。为了防鼠害,乡人除投放老鼠药外,还发明了电打老鼠的办法,曾一度广为盛行。买一根长长的钢丝,沿着秧塘四周绕一圈,略为固定,另一头折成小钩,到了傍晚,用长竹竿撑起来,直接搭在从田

将我赶出去,重新点燃了一把柴草。火光闪烁中,母亲收拾完包饺子后的残局,单手托着盛放饺子的盖垫走了灶房,替换七姨,坐在了炊烟逸散的灶前。散发着浓浓的韭菜香味的水饺盛盘上桌,一顿家常便饭后,七姨继续和母亲拉呱,直到太阳西斜,她才在我 and 母亲依依不舍的目送中踏上归途。

岁月悠悠,情意绵绵。日子爬过门前的香椿树,让它增长了一圈圈的年轮,而我也在荏苒的时光里长大。老家的房屋早已改变了先前的模样。少年时,还年年吃到姥爷安排七姨或者小舅送的粽子。现在各种口味的粽子虽然层出不穷,但是却再难遇上记忆中浸润身心的粽子味道。这味道,从春播开始纳入憧憬,经历夏日的风吹日晒,以及秋日里颗粒归仓的喜悦,最终在端午节的前夜被亲人们精心包制而成。粽子很小,情谊却深长。因为它的里面有老一辈对子女不言自明的关心,也有对孙辈们满堂的喜悦。

如今,端午将至,想起往日的时光,我心里激荡着淡淡的感伤。随着姥爷离世多年,我们难以再复制藏在春华秋实里的粽香,心里不免有些遗憾。这或许就是人的成长过程中逃不开的代价:儿女长大,大人变老、逝去。

逝去的终归是失去了。不管多少欢乐的时光成为追忆,盈满心头的总是那股浓得化不开的亲情感始终如影相随,让人在风雨中一同感知着幸福与温馨。

烟火时光

地下室里有两棵从老家西北乡带来的白菜,因一时间疏忽,我竟然淡忘了它的存在。前几天去超市,看到价格上涨的白菜,才想起来它白白嫩嫩,透着水灵的可爱样子。等我走去地下室,远远地就闻到了一股怪味。我从心里分辨着味道的来源,心中不由得泛起了嘀咕。

地下室的门刚开出拳头大的缝隙,菜叶子腐败的味道顿时从室内迎面袭来。我站在地下室门口,借着亮起的灯光,望向存放白菜的架子,心情瞬间不自在起来。两棵白菜的外层干瘪失水,架子的隔板上还残存着未干的黑色水渍。我顾不得怪味扑鼻,疾走两步近前,将两棵白菜翻了个身。果然,贴着铁皮隔板的白菜帮已经沤烂成泥,刀削的根部也生出了一圈白色的疙瘩。

我深吸一口气,果断地伸出手,将一棵白菜托在手中,去除着上面的烂叶。我循着层层包裹的叶子,一片一片

野上空横过的火线上,第二天早上,再取下钢丝钩子。这个电鼠的办法效果固然不错,却十分危险。有一年,村中一个名叫柏树的年轻人,不幸在夜间触电身亡。他是家中独子,尚未结婚。他的父母深受打击,原本硬朗的身体很快就衰败了。

秧谷下塘后五天,就要蓄水。此时,稻种已长出两三片嫩嫩的青芽叶,细细尖尖。放眼望去,一厢厢长长的柔弱绿意,令人欣喜。那些覆盖了薄膜的秧厢,这会儿要将薄膜周边掀开透风。秧塘的蓄水情况,需随着秧叶的高长而逐渐加深,但田水始终不能淹住叶尖。当稻秧长有数寸高,竹片及薄膜撤去,秧塘里已然是一列列的浓绿,油亮可爱。在昼夜不息的蛙鸣声里,秧塘里的蝌蚪日渐多了,大了,黑压压的,鼓着大肚子,拖着长尾巴,成群结队,在水中,在点点青萍间,在稻秧里,欢快地游弋。

对于每一户农家来说,秧塘里长满了浓密的稻秧,那就预示着着一季的收成在望。为此,在栽种常规水稻的那些年里,每年自留的稻种,哪怕缺粮少钱,也不敢碾米吃了,卖钱花了。

1982年,我家建了新瓦房。那年冬天,为了赚钱还债,二姐跟随一位远房亲戚去江西卖卷烟。在给二姐筹措本钱和路费时,母亲不但将家里养了多年的黄狗卖了,在实在无法可想的情况下,还将留作来年使用的早稻种子全都卖了。只是不曾料到,二姐的卷烟在江西鹰潭全被收缴了。她一时想不开,几次欲跳河。是亲戚好言相劝,才带着她回了家。第二年春上,临近播种了,父母急得团团转,四处求借,好不容易才借来稻种。每每想起这如烟雨往事,我的心头就不免涌起“民之多艰”的喟叹!

地剥着,直到出现白色中渗透着嫩黄的菜叶,才停下了手中的动作。我掂量着暴瘦了几圈的白菜心,仔细端详着,觉得自己终究还是辜负了母亲的苦心。

还记得母亲将这两棵白菜装车前,特意剥掉外层深绿色的老白菜帮,还叮嘱我不要放太久。她说,我在城里的房子有暖气,温度高,白菜不容易存放,要早早拿来吃掉,可以炖着吃或者包水饺。我想着母亲的话,禁不住心思涌动,觉得两棵残剩的白菜心可以用来包水饺。

回到家里,我找来面盆,取了一些用老家麦子自磨的面粉和面待用。随即,我在醒面的时间,边轻哼着歌,边回味着儿时的水饺味道,将两棵白菜心绞成了馅子。看着那些零散在盆中的白菜馅子,我一时犯了难,有心想包素馅的,却担心包不出记忆中的味道。

一番纠结后,我将盆中的馅子一分为二,一半包白菜素的,一半包白菜肉的。但不管是哪种,都需要揉挤掉一些白菜的水分。我回想着母亲调馅的过程,往白菜馅中撒了些食盐,将其挤掉一部分汁水备用。当我将老家小磨自榨的花生油倒入馅中搅拌,那股扑鼻而来的清香让我多了一丝底气。

我小心翼翼地剥皮,包着白菜素馅的水饺。这副隆重地侍弄它的样子,像极了手中把持着水晶玩具,生怕一不小心掉落,让它碎得体的无完肤。儿子见状,捂着嘴巴笑我的笨拙。他说,我这不是在包水饺,像是在进行隆重的祈祷仪式。听了他的话,我无奈得摇了摇头,对此也没有做辩解。他哪里知道,我现在进行的就是一场对记忆之味的重现仪式,也是从过去的时光里攫取那碗儿时的烟火滋味。

饺子包完了,剩下的两个水饺皮,我学着母亲的样子,擦了擦盛馅的盆子,将它们包成了盒子。水开了,我端起放饺子的盖垫走进厨房,将素馅饺子一一下锅,看着它们在我贴着锅壁的搅动中打起圈,一股温暖的热流漫上了心头。

烟火氤氲的时间里,我闻着那股浮着热气升腾而起的气味,记忆中白菜素馅的水饺香味,与它对冲并融合。穿窗而来的风也解风情,让我盈眶的泪有了掩饰的借口。

母亲或许想不到,我在不惑之年,在远离西北乡几百里的地方,用取自故乡的食材,复制了她操持的那碗人间烟火。这碗烟火没有俗世的光怪陆离,只有它的平和和敦厚,咀嚼上一口,心口刹那间就能暖意融融,让人醉卧时光。

扫一扫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

雪花

【第2536期】

乡村夏日

◎夏俊山

如水的时光模糊了很多记忆,可是,在我的记忆深处,乡村夏日散发着熟悉的乡土气息,依然那么清晰,那么亲切。

老家在里下河水乡,河流如网,村庄如画。清晨,太阳还没露出那圆圆的红脸,便听到鸟鸣鸡鸣,这时,该起床了。首先起床的是女人们,她们忙着拎水刷锅煮早饭,洗好昨晚一家老小换下的衣服。早晨,河边是女人必去的地方。清澈的河水波平如镜,偶尔有一阵微风掠过,也只是吹起几抹涟漪。河边搁着一只旧磨盘,有人便蹲在磨盘上弯腰洗衣。河岸边栽了一排杨树,两只白头翁在树枝上尾巴一翘一翘地,刚叫了两声,忽然飞向了河对岸。原来男人们也起床了,正沿着河岸走来,他们要下地干活去。

人民公社化之后,一个公社有若干生产队。农民统称“社员”。社员吃早饭之前,要先干一阵农活儿,叫做“上早工”,男人们去了农田,女人们也得跟上,她们开始吆喝不上工的孩子起床,大人没有来得及晒的衣服,要晾在绳子上,鸡鸭要放出窝,喂三成饱,其余七成,让它们自己寻食去;猪不像鸡鸭是散养的,等会儿要喂十成饱才长膘。这些,大多靠不去上早工的老人、孩子完成。

在大人的吆喝声中,我也起了床。洗把脸,喂完鸡鸭猪,抬头看天,天空蓝蓝的,象一汪碧水,有两朵悠悠的白云,就像水面的白帆,太阳跟邻居家的烟囱一样高,阳光斜斜地照着,穿过瓜棚豆架,把飞过的彩蝶照成了灿烂的花朵。有一股热风从田野上隐隐吹来,带着水稻拔节的气息,同时也带了高温天的信息。应对炎热的天气,大家几乎都准备好了草帽、蒲扇、凉水、擦汗的毛巾。还有人用炒热的大麦泡了茶,备了清凉油。乡下没有电,此外,对付夏日高温天气的办法大概就是农活尽量起早带晚干,中午延长休息了。

“吃早饭啦!”有人高兴地喊了一声。大人开始下早工了,我把鱼竿拿到了门外,备好了饵料。我才12岁,早饭之后,不去上工,我要钓鱼去。喝完三碗稀粥。“鱼!好大的一条鱼!”一起钓鱼的网官儿叫起来。“鱼在哪里?”我一问,网官儿顿时像皮球泄了气:“刚才那条船,讨厌!我一分钟,鱼就跑了。”网官儿钓鱼,跑掉的都很大,钓上来的都很小,因为我不可能抓住逃走的鱼,证明他说谎。

空气越来越热,出汗越来越多,有人大概是热得受不了,忽然“卜通”一声跳进了东流河,水花飞溅,河水荡起一道道波浪。招呼也不打,就闹出怎么大动静,我怎么钓鱼?我气愤地抄起鱼竿,就要打人。网官儿又叫起来:“跑掉了!唉,好大的一条鱼!”他立马放下鱼竿,大声喊我:“太热了,一起下河洗个澡吧!”网官儿一劝,我哪里还会打架?一会儿,我们就在水里扑腾开了,从小在河边长大,我们的游泳的姿势可能很丑,但一个个水性都很好。

蝉声大作,大人在喊,该吃午饭了。饭后,立刻下地很容易中暑。茅草屋低矮,老辈人说开窗漏财,茅草屋的三面都没有窗子,进屋像进窑洞,同样容易中暑。想休息一下,得寻找树木撑起浓荫。

热极了,大家都渴望来一场雨,相信这也是很多小生命的期待。有时,老天爷也有善良的表现,只见天边忽然出现了厚厚的云,越聚越多,轰隆隆,啊,是雷声从天际传来了。夏日的天气变化真快。一阵风刮过,空中好像就有了几点雨,雨点越来越多,不少人,特别是我们这些孩子都高兴地叫起来:“要下雨了!”果然,没多久,大雨就哗哗地下,暑气不晓得逃到什么地方去了,整个世界只剩了雨声。

转眼,我在城里已经生活了几十年,夏天来临,不仅又想起多年前一起玩的伙伴。如今,网官儿是乡亲们眼中不小的官,虽然退休多年,大家仍以官职相称,表示尊敬。回想当年的乡村夏日,网官儿钓上来的鱼跟我差不多,但伙伴们都认为,如果不是运气差,大鱼跑掉了,我会被网官儿甩18条街。我却认为差距不在钓鱼,而在协调关系,不让人打架;胆大,能组织伙伴一起捕蝉。他的这些长处,确实把我甩18条街。

有人说,经历也是财富,回忆当年的乡村夏日,我不禁浮想联翩。

烟火日子

◎魏子